



名家档案

黄中辅(1111—1187),字槐卿,晚年号细高居士。黄氏一族世代居住在金华,从黄中辅的曾祖开始,全家迁到了浦江。黄中辅的父亲黄琳娶了抗金名将宗泽的堂妹,全家又迁居到义乌。黄中辅年少时就怀有高尚的气节。当时秦桧把持国政,诬陷忠臣良将,隐瞒国家实情,劝说皇帝与敌人求和。黄中辅因不与奸佞苟合,导致仕途多舛,晚年在乡里担任私塾教师。

名篇赏读

满庭芳

沥血为词,披肝作纸,片言谁让千秋?快磨三尺,欲斩佞臣头。自恨草茅无路,望九重、如在瀛洲。兴长叹,无言耿耿,空抱济时忧。休休休!真可虑,才如李广,却不封侯。奈伯郎斗酒,翻得凉州。尽道边庭卧鼓,谁知老了貔貅。凭谁问,边筹未建,建恁太平楼!

译文

我愿沥尽自己的鲜血化作词句,披露自己的肝胆化作纸张,只言片语如何影响历史?磨出三尺长剑,斩下奸臣头颅。感叹自己身在民间,报国无门,朝廷如在仙山,可望不可即。心中无言,但报国之志依旧耿耿于怀,白白地怀着济世的忧愁。

罢了,罢了!真是令人叹惜,有如李广般的才能,却难以封侯拜相。谁能想到孟佗只用一斗酒就换得了凉州刺史的官职。都在说要重整部队收复失地,哪里知道骁勇善战的军队已经不存在了。还有谁会问,现在安边之策还未提出,建什么太平楼啊!

经典导航

高宗、秦桧向金求和,答应除掉岳飞,把岳飞收回的黄河以南的土地全部送给金,向金称臣纳贡。秦桧贬逐主战将领张浚、赵鼎等到西南边境,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及养子岳云、部将张宪。黄中辅蹉跎岁月,这时已进入而立之年,眼看奸佞猖獗,国事日非,忠良受害,生灵涂炭,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怒火,怀着满腔愤怒,奔赴杭州,登上太平楼,提笔于楼内壁上写下了《满庭芳》。

这是一首以爱国为主题的诗词。作者以激昂慷慨的词风抨击当朝权贵在国难当头之时,卖国求荣的卑鄙勾当,并抒发自己一身才华却报国无门的感叹。作者运用典故,如李广难封、伯郎斗酒等,将自己比作李广,将奸佞小人比作伯郎,以此说明忠诚之士呕心沥血守卫的土地被奸佞小人轻易葬送了的残酷事实。

名人博览

故事屋

黄中辅归隐山林

黄中辅从太平楼出来,就到宿店里更换装束,随即出城回家。义乌与杭州相距不远,捉拿黄中辅的告示很快在县城内贴出。黄中辅是个有名望的人,知县老爷认识他。黄中辅为了不使地方官为难,带了妻子儿女一起住到乡下去。

秦桧的宰相府,张俊的枢密院,万俟卨的御史台都行文各州县查找黄中辅的下落。在各地历年科考花名册上,查到黄中辅是义乌人,枢密使张俊急派大队京兵到义乌捉拿他。由于黄中辅去向不明,加之在义乌别无亲戚,县人也有意隐瞒,京兵在义乌闹了一阵之后,一无所获,只得回京复命。

黄中辅发现国家命运、个人前途都已无可指望,一时心灰意冷。他闭门谢客,念佛诵经,从此以“细高居士”为号,在乡下住了十几年。直到秦桧去世,朝廷平反冤狱,通缉黄中辅的命令才撤销,黄中辅回到了县城里。时任义乌知县江西临川人晏旻听人介绍黄中辅的事迹,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亲自造访黄中辅,请他出山。乡绅们也纷纷恳求槐卿先生出来培养后辈,黄中辅于是出任县学教谕。

大美贝多芬

“据传记者说,他的相貌的表情常常是冷酷而苦闷。身長五尺四寸,肩幅极广,面上多痘疮疤,脸皮作赤茶色而粗糙,鼻硬而直。指短,且五指长短略等,手的背面长着很长的毛。头发多而黑,永不梳栉,永不戴帽,常常蓬头出外散步。起风的日子,他的头发就被吹得像火焰一般。人们在荒郊中遇见他,几疑为地狱中的恶魔。”

这段文字出自丰子恺笔下,所描述的并非艺术形象,而是历史人物——贝多芬,一位今年12月16日全球文化界为其诞辰250周年而狂欢的圣贤。

外表之丑、行为之癫、性格之戾,皆为贝多芬“心中所怀抱的大苦闷”,而“苦闷的源泉,全在于他所罹的聋疾”。

对贝多芬的剖析,丰子恺略有偏颇。聋疾为祟一生固然致命,但贝多芬之大苦闷更多来自其不幸的童年:3岁时视其为掌上明珠的祖父不幸早逝,少年时相依为命的母亲与朝夕相处的弟弟相继离世。成长于嗜酒如命的父亲棍棒之下的贝多芬愤然写下:



“不明白死的人真可怜,而我15岁时就懂了!”

对贝多芬而言,音乐既是“苦恼的赴诉处”,亦为“苦恼的逃避所”(丰子恺语)。诚哉斯言。让多舛命运叩门之声流淌绝美音符,从人生大苦闷中凝练英雄灵魂。如是贝多芬,丰子恺才奉作“心的英雄”,而绝不止于音乐

世有菊花

想写菊花由来已久,久到连自己都已经记不住源头,仿佛年少时的一桩心事,原本是掐着指头千方百计地想去实现的,结果,不知道在怎样的日子里居然就忘记了,这一忘便是好些年,蓦然记起时,心境早不复当初,滋味亦不复当初。

多年过去,那部影片里的菊花盛宴犹在眼前。一场政变不可避免地拉开帷幕,重阳夜宴,一朵朵手工绣制的菊花盛开在皇城内外,壮丽如银河飞虹,灿烂如满天星辰。满城尽带黄金甲,一场权谋转瞬已成空,徒让人心酸伤痛。周杰伦低沉沧桑的歌声适时响起,忧伤唯美得让人折腰,“菊花残/满地伤/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地人断肠/我心事静悄悄……”那场宫廷哗变尘埃落定,那首《菊花台》还在尘世间无尽流传,那些灿烂的菊花还在尘世间竞相绽放——在深冬的庭院,在深冬的原野。

到了肃杀的冬日,仍在泼天泼地地盛开着的,好像只有菊花了。那年冬天在异地爬山,山顶有一座寺庙,让人惊艳的是寺前的空地上,遍植各种树木花草,形态各异的无数菊花,争气斗

狠地绽放着,汪洋恣肆,一派无法以语言描摹的绚烂。

每每读到好的句子,总是努力记下,并探究其中深意。“为爱南山青翠色,东篱另染一枝花。”这里的东篱之花,便是菊花。非得把它染成翠绿色吗?菊花原本便有绿色的。可见文人笔墨之呈现,有时不可依而笃信之,那里兴许隐藏了什么曲笔,抑或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含义,或者还有诸如“不可说,一说便是错”的伤情别意。找到关于这句话的解释,总感觉那解释有些怪怪的,似乎并不是清朝那位大家闺秀所要表达的本意。以我之揣测,她那另染一枝花的举动,是为了呼应什么,或者说,她是心有所想才笔有所动,为她的所想、为她的那份羞于示人的倾慕,她在精心地做一点事,内心很是卑微,仿佛张爱玲所说的,“见了她,她变得很低很低,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有友说,赏菊,还是随意散漫的好,把它们规整地置于盆盆钵钵里,不合它们的浪漫本性,也极大地损伤了其大方质朴的自然美。我却以为,凡事都不可以说得那么绝对,早些年金秋

淡水就在脚下

在亚马逊河的人海处,是一片宽阔的洋面。据说有一次,一条外轮在航行中,发现船上的淡水已经吃完了。情急之下,他们打起了紧急求援的旗语:向其他船只请求淡水支援。过了一会,有一只船就打旗语过来,意思是:淡水就在脚下!船上人十分惊喜,将信将疑地急忙打水,一尝这海水果然是淡的。原来海边有一条河的口子上,因为河水的流量极大,以致把周围的海水全冲淡了,只有熟悉这地形地貌、有经验的老水手才知晓这个情况。

在大海惊涛中航行的,没有一往无前的勇气不行。但没有淡水也只能望洋兴叹。而我们取之不尽的淡水在哪里?我们战无不胜的力量在何方?答案无疑是:在群众之中,在百姓里面。要密切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就有一个身在宝山善识宝,悉心为民,尽心助民、问计于民、问教于民的问题。可怕的是,现在我们有些当官的,官老爷派头十足,盛气凌人,颐指气使,不是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鱼水关系,而在有些地方还成了油水关系。有一些在位置上的人,对上仰视,唯唯诺诺;对下则眼珠子斜视,额角朝朝天,自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群众是凡夫俗子。他们端出的官架子,摆出的那种腔调,让老百姓望而生畏,避而远之。这种对老百姓毫无敬畏之心的做派,后遗症进发,恶性循环严重,十分可怕!

有一首《春天在哪里》的歌,其中就有这样的歌词:“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小朋友的眼睛里!”如同春天未必在红花绿叶间,而在人们眼中一样,我们到处寻计问策,殊不知力量和源泉,就在“知屋漏者在宇下”的百姓之中!何须觅龙种,路在脚下。无须问杨柳,春在你我手中。

记得有这么一个故事。安泰俄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他力大无穷。其奥秘就是只要身不离地,就能从他母亲地神盖娅那里不断汲取力量。然而有一次,他与赫拉克勒斯战斗时,被对方发现了这个秘密。赫拉克勒斯将他举在空中,安泰俄斯失去了大地母亲的支持,终于被打败了。而在今天,要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要真抓实干地去实现深化改革,造福人民,我们不仅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而且还要沉到人民群众中去。近山知鸟音,涉水识鱼性。只有真正知民爱民为民,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如果说说说带劲、做做差劲,总和老百姓开《狼来了》那样的玩笑,让老百姓“老不信”,他们才懒得去理你呢!

家角色。故而,当代古典音乐宗师巴伦博伊姆断言:“贝多芬音乐是面向所有人的。”

将贝多芬列入专著《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与《近世十大音乐家》的丰子恺,1919年6月携手吴梦非、刘质平共同开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以研究艺术教育为宗旨”,“以养成中小学校专科教员,冀促进美育,辅导工艺为目的”(1919年7月4日《申报》)。三人分别担任图画主任、校长、教务主任兼音乐主任。

“上海专科师范,是校为吾门人辈创立”(李叔同语)。三人皆为李门嫡传弟子。李叔同在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今杭州师范大学)任教期间,吴梦非经历人生首次公开演出。这场在西泠印社内柏堂大厅举行的音乐会乃“浙江学校有音乐会的创始”,张贴会场的节目单由李叔同手书。吴梦非首演的曲目正是贝多芬钢琴曲《月光》第三章。

走出师门的吴梦非在《比妥芬与月光曲》一文(1921年第6期《美育》杂志)中慨然道出:“‘月光’曲为乐圣比

妥芬之杰作,西人知道比妥芬之名者,莫不联想其‘月光’,吾国西乐幼稚,鲜有能奏是曲者,并亦不知其杰作有‘月光’,爰急为介绍之于吾国之音乐界。”承袭李叔同1906年在《音乐小杂志》对贝多芬“乐圣”的尊称,吴梦非将贝多芬与海顿、莫扎特并列为“古典派的三大乐圣”。

百年前,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被“实开吾国美育之先导”(吴梦非语)的李叔同确认为“足以承绍家业者”,合力创办我国第一家高等艺术师范学校(上海专科师范学校)、第一家美育社团(中华美育会)、第一家美育期刊(《美育》杂志),其初衷“在于使一般国民常常接触艺术和教养国民得着美的趣味”(吴梦非语)。

美育何以与德育、智育、体育、劳育平分秋色,正因为“‘美’是人生一种究竟的目的”(吴梦非语)。美可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美育可满足人民对美的向往。恰如李门所痴迷的贝多芬,让音乐幻化为“灵魂的声响”(丰子恺语),使世人“感精神之粹美”(李叔同语)。大美贝多芬。

◆笔走万象

◆子微

习的地方,到了菊这里,则更胜一筹。菊不与春花争奇斗艳,不与夏花争气斗狠,它凭着自己的坚强和意志,在凛冽的霜冷雪寒里,把根深深地扎进土壤里,把叶长得厚实滋润,把花开得风姿沛然。它们通达地明白,无言,实干,才是臻境。

“纵有华容千美貌,尚能市井满庭芳。”我以为,这是写菊最好的句子。犹如一个人,纵然外有龙姿凤质,纵然胸有千丘万壑,却依然能够俯下身子,以谦逊的一面躬行于世。譬如陶渊明,其宁和淡泊的情操度量,于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已经呈现分明;又譬如菊花,干制了,拿来泡水喝,可以散风清热、明目解毒,倘若再捏一小撮枸杞进去,则于色于味于功效上又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所有的草木都有值得我们人类学

◆人生感悟

◆朱国良

由此横向联系到一个“土”故事。记得曾被选入教科书的贾平凹的散文名篇《丑石》,也有这样的描述。在一个乡村里,不知从哪里来的一块大石头又黑又丑,农民垫墙角也不要,村姑还不愿把它当洗衣石,有人还嫌它丑妨碍走路,常骂骂咧咧的。有一天,几位考古学家来了,一见这石头眼睛一亮,说这是一块难得的陨石,很珍贵。后来,就把它运走了。

如今,世间还有没有像金佛像和大丑石一样,委身于荒野僻壤、碎砖断瓦之中的宝贝?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有的人腿在眼前常不见,身在宝山空手归,或者是认定外来和尚会念经,一味妄自菲薄,总觉得“蜀中无良将”而到处觅英才。看来重要的是需要用慧眼去识别和发现,这不仅需要有心有意,还需要具备识别的本领。

当然,金佛像和大丑石的发现,多少带着偶然的因素,还有一丝半缕的传奇色彩,但正是人们的健忘、不识和无心之举,才导致它们多年被埋没。这又是人们在欣喜之余感到可叹可鉴的。总之,还是罗丹说得好好,“世界上从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在你周围有些事是不是也这样呢?